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

## 第一回 老狐禪微言皆中 小妖魅改念受誅

長短句古風曰：不說鬼，不說人，只說狐狸前後身。前身能守乃祖訓，何來罪孽如魚鱗。雄狐欲速，雌狐願後，但須識得機關透。雄者不察，雌者知言，言俱入禪中殼，只爭一念之差池，致使風人握筆閒窮究。

凡走獸中之最靈者，莫如狐狸。出世儒，知瞻邦，四方經營窟穴，窺人輒生折幸心。每欲竊效，故常攫中骷髏，頂於其首而望月求，似非有以遵之也，蓋其天性使然。稍有知覺便思媚人，黃河以北尤多。雄狐媚女人，雌狐媚男子。其修煉深者，則能幻化人形；道行不足者，止能乘人夢寐而崇之。年深月久，竟可白晝幻形，交接應酬，與常人無異。

聞北五省，有持本行賈者，慣在市廛之經紀，頗能辨識之，只不可道破。或遇酌籌貨價低昂，預計年歲豐欠，將言探之，確有效驗。此則修有德行而歸正者。其次則惟媚人為事，每亦被人求善教勒之術者，往往戕其生命。亦有可以抵禦而逃竄者，莫可測其行徑。

江北亳州與安慶毗聯，其地有座南山，皆高崖峻嶺，但係荒山，並無所產。其中毒蛇猛虎，狐群兔隊，各安其族類，除了獵戶，罕有人到。這裡面就有一伙狐狸，最稱蕃盛也。不知幾千百年修有修行者，則遠窟穴而另入深山。修而未成者，亦有游道遠方。稍有知覺，而將欲修煉者，則尚處其中。以下凡無知識者，不計其數，無非竊食肆淫，安其常性而已。

凡山之高遠者，無有不具靈秀之氣，如人處其中，則鍾於人，此山因無所產，無人開闢，其靈秀之氣，則鍾於禽獸矣。此山惟狐狸最盛，這幾千百中也不知修出多少狐屬。但山靈之氣，亦只有這許多，漸漸拔去，少不得也漸微薄。成道者自然越修越進，而近今族類，自不能如前數百年之道行高深矣。現在所存，不過是些將欲修煉而未成者。內中一狐，竟被其苦修而得其覺，不屑與眾無知識之類同處穴中，將欲遠離而入深谷。尚有一雄一雌，略有知識，見其欲去，亦有希冀之心，叨其底蘊。那將去之狐道：「我的道行很淺，所以要去之意，一則要潛修養真，二則曾聞那前幾輩的老祖宗在此說過，隔數百年後，此間恐有劫數到來。但不知如何劫數，可是這幾年上的事，所以要去請問請問。你們若要討論修煉之法，可同我到彼一問，再無不肯教導之理。」那一雄一雌聽了，甚覺有理，遂一同啟行前去。那將去之狐又道：「我稍得道術，行法不同，恐你們趕不上。我先對你們說了，往西望去，有白雲遮護的那個最高的山頭上，就是我們前幾輩的老祖宗修煉之處，你們只管上去就是了。」說罷騰空而去。這一雄一雌兩個狐狸，看了那個的光景，十分羨慕，於是修道之心十分堅固，虔虔誠誠的趨行前去。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，這一天已到山腳之下，望上去約有整百里之高。這兩個又歇息了一兩日，才發狠的上山。真個千辛萬苦，方到得山頂，果見有個倒敗的草棚，面前的荊棘足有一丈多高，無路徑可入。周圍走了一轉，只有北面的荊棘似乎拔除了些，可以容身入去。他兩個想道：必是同來的那個先來請問了。遂就照這一條路進去。走了一回，方見有個老狐，跣足的坐在草棚之下，身子還是原形，惟毛片純黑了，黑毛裡又生出些長白毛來，約有五六寸長，閉目冥坐。那雄雌二狐見了，即時伏地，把心上的意思禱告了一番。只見那老狐醒過來了，便問：「你兩個也是我的後代子孫麼？」那雄雌二狐答應了。

那老狐道：「你們方才禱告的意思，我都知道了，但是修道這件事，也同江流之水，日趨日下。記得我的上幾輩修煉道行，甚覺容易，如今證入仙籍的早已成功了。其次脫離軀殼，逍遙海山之上，何等樂逸。我們這一輩，也是一般的苦修了數百年，連這皮毛都不能脫去，可見一輩不如一輩。我想大千世界，第一算天地人三才，第二算龍鳳龜麟四靈長，第三就算我們族類最稱靈異，天付其性，不思而得，若就出世潛修，自易入道。無如今近一輩，日惟竊物適口，畏難喜樂，並不想要脫離畜道，故修煉成功者少，仍入輪迴者多。若再造下些惡孽，不但披毛帶角，未免將入鱗羽化生隊裡，豈不可惜。如今你們要討論修煉的功夫，雖說甚難，其實也還容易，其法有三個層次。」

那雄雌二狐道：「不知那三層？要求老祖宗教導明白，使子孫輩易於潛修。」老狐道：「第一層卻不甚難，只要熬得清苦，耐得心煩。」雄雌二狐笑道：「老祖宗你說得我們這般太尊貴了，我們那有不熬清苦，不耐心煩的？」老狐道：「你兩個又來說謊話了。你們平日偷雞攫兔，血食充饑，這難道也算清苦？在洞裡蹲不得一個時辰，就想滿山去跑個趟子，這難道也算耐煩麼？」雄雌二狐道：「我們本無自然糧草，不得不偷雞攫兔充饑。一餐之後，又須覓食，不得不出洞覓來，這也是無計奈何。」老狐道：「所以你們不能修煉了。如要修煉，先戒殺性。渴來餐風飲露，饑來食柏吞鬆，就不致殺性作惡。閒時眼對鼻，鼻對心，平心靜氣，就能養性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自然通達神理，並不用傳授心法，惟年歲久遠些，所以要耐煩。」

雄雌二狐道：「再請教第二層如何入殼？」老狐道：「第二層又比第一層省力，只在屈身降志，耐性受勞，留心訪一位仙真，師事服役，曲意奉承，希冀得其歡心，求其傳授元妙，再加刻苦工夫，得其耳提面命，較之自為揣摩者，究竟易入，且得真詮秘要，可免雷霆之擊。」雄雌二狐道：「但是我們形體醜陋，仙真不肯收錄，為之奈何？」老狐道：「我屬要仙真來物色，那是必無此理，所以說要耐性受勞。我挨身進其洞府，何敢即時是望其收錄。須要不待驅遣，而自為其致力，不煩繩督，而守其清規。彼仙真豈無心者哉？必有憐憫超度之心，那時日親其側，至於刻不可離焉，豈有不收錄之理？你們不聽見洞賓仙師，有個柳樹精服役之說麼？」

雄雌二狐道：「這個也曾聽見過。還有那第三層，一發請求指示。」老狐道：「那第三層就不脫我屬的行徑了，這只算得旁門左道，倘得氣候，仍須積功累行，可復前愆，亦未為不可。如雄的媚得一百個童女的元陰，補我的陽氣，亦能幻形解脫，雌者媚童男亦復如是。但總非正道，且生命有在呼吸之間者，不可不防。」

雄狐道：「如童女有何作為，乃有性命之憂？」老狐道：「童女本無作為，但自有父兄輩保護，倘被知覺，豈肯干休，必致訪求有道術之人，作法行誅。還有一等劍仙俠客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此皆意中事也，豈非性命之憂乎？」雄雌二狐道：「這三層修道的底蘊，已蒙指示，子孫們自當遵奉潛修。但聞得所居山中，這數年內將有劫數到來，不知如何趨避，還望老祖宗一併示知。」那老狐道：「這劫數兩字甚費解釋，如上天杳杳冥冥，可以無慮了，然也有混沌之時，這混沌就是上天之劫數。如地兀然不動，但也有滄桑之變，滄桑就是地之劫數。在人的劫數更多，如改朝易代，就是天下的劫數；猝遇謀叛鋒刃，便是一方的劫數。又如疾病災傷，就是一身之劫數，也是趨避不來的。只消存心向善，雖有劫數到來，也輪不到他身上，這就是趨避的法子了。」雄雌二狐聽了老狐一番議論，甚為歡喜，遂即拜辭。老狐道：「你兩個來此也覺艱辛，我如今教你們傾刻到家，免得途路奔走，可好麼？」二狐聽了更自歡喜，又叩謝了。老狐站起身來，在地下掘了一把土，默誦了一回，遂對二狐道：「我這法叫做土遁，於奇門遁甲內學來的。我把土往前一灑，你們跟著這土往前縱去，傾刻可到巢穴之內。這是學道的人門第一法也，教你們得知修煉的妙處。」雄狐道：「老祖宗何不把此法教導了我們，豈不更好？」老狐指著雄狐道：「你存心急燥，恐難入殼，況你一些影響全無，就想要學這個法子，你沒有靜心，就傳法子與你也不效驗，下次要改悔才是。」說罷將泥土往前一灑，他兩個縱身跟去，真個轉眼之間，已到巢穴了。二狐驚喜非常，又望空拜謝。

雌狐道：「得有道行，便如此神妙，這真不可不修。」雄狐道：「老祖宗說有三個層次，你意中要遵那一層？」雌狐道：「自然第一層最好。」雄狐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成功不易。」雌狐道：「拼著熬清苦，管他易不易。」雄狐道：「第二層也還可以，也不過是耐些勤勞。」雌狐道：「這卻不犯著，雖成了功，只落得下賤出身。」雄狐道：「我想第三層不但受清苦，不落下賤，還得多少的受用。」雌狐道：「這只好讓你去乾。」雄狐道：「怎麼你就乾不得？」雌狐笑道：「所以要修道者，原要脫離畜道，若我們要去媚一百個童男，豈不是同人間的娼妓一般了。他雖是人，實與禽獸無二，我雖是畜，卻羞與為伍。我的主見定了，你要遵那一層，你自作主見便了。」說罷，自往窟穴內遵法修煉去了。

這雄狐聽了雌狐的一番議論，甚覺有理。若行第三層的法子，又恐有性命之憂，只得也隨著雌狐一同修煉。差不多也修煉了百餘年，雖未深得道行，而物理常情，日見通達。雌狐則心志彌堅，而雄狐則時生急燥。又隔了幾十年，忽然改變，做起第三層的法子來，果真得多少受用。先還在近處採取童女原陰，以後就漸漸出遠了，這數百里中，俱已彩遍。屈指算來，已有八十多個童女，一百之數所虧無幾，可冀成功，甚覺得意，於是時刻留心，將圖圓滿。此時約在前明嘉靖、萬曆之間，且擱過一邊。

再說有個官宰，姓許名青選，江南人氏，本是個富戶，因這幾年屢遭饑饉，割捨家財，報官賑濟，如此者不止一次，大吏將他名字入奏，就獎賞了一個同知職銜。以後家業凌替，無以為生，只剩了這個職銜，因思不如降級補個實缺，也好養活家口，遂去面求大吏。因他樂善好施，以致家道式微，就應許了，代他奏聞，朝廷也就念他前番這段好意，准了以通判選用。這是特旨人員，自比他途選得迅速，不過半年之間，選了大同府通判，十分歡喜，遂謝了大吏，收拾赴任。

這許通判本無子嗣，只有一女，名喚鳳姑，年將及笄，尚未字人。挈同夫人周氏，又有妻舅二人，並家人僕婦輩，一共十五六口上路。先自水路起行，到了浦口，遂僱下騾驢夫轎，一同起早，欲由河南省城，再至山西，直抵大同。

行了數日，這日過了信陽關，還是下午光景，驢夫們說可以趕過亳州，到尤家鎮腰站上駐宿。於是匆匆趨行。但見路上多有水窪，問起土人，知為黃河發水，方才消涸。瞬息間已過了亳州，再行四五里，日將山，路上泥濘難行，牲口都有滑倒者，驢夫們要覓一處所歇下，許通判忙道：「我們眷屬多，不便隨路住宿，必要找一妥當寓所才歇。」驢夫們道：「老爺放心，這條路是我們走慣的，包你安穩。」又走了數里就住下了。

那許通判出轎來一看，是幾間破草屋，家人們已在那裡喧嚷說：「這幾間草房，我們如何住得下！」要催著驢夫們到下站去，眾人只是不肯。那做官的看見旁邊有幾個老者在那裡閒話，就上前問他們道：「前途可有好店麼？」那老者們道：「這一站只有這些草房，下去要到龍家鎮才有歇店。老爺們有這些眷屬，這裡如何住的下。我替你們想，離此五里多路，有個尼姑庵，還寬綽些，可以住宿得的。」那許通判聽了，就叫驢夫們趕上尼姑庵去。驢夫們問那些老者道：「你說的可是前面的再生庵麼？」老道道：「正是這個庵。」那些驢夫轎夫一齊嚷起來，道：「這庵裡常常有強盜來劫，倘有失事，豈不累我們吃官司麼！」那些老者笑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從前果真住不得，如今那庵裡來了一個師父，十分慈悲，又好道行，強盜上了一次以後，再不敢去惹他。你們放心，只管去住宿。」驢夫只是不信，那許通判道：「你們雖是走熟的，那有他們住在此的得知詳細，你們若不去，難道就這露天裡住下麼？」驢夫們無奈，只得勉強上路。不過走了五六里，已到庵門口，天已將黑，見家人們同一個老尼在門內伺候，即時下轎來與尼姑禮說。那老尼倒也和氣，遂請家眷下轎，一同進去。一面令家人卸行李馱子，自己走到裡面，看是五間大殿，殿上佛龕內供的是送子觀音，兩邊都有廂房，還有廚灶，可以做膳，遂各占住房頭，搬入行李，一面趕著做飯。

周氏同鳳姑被老尼邀入禪房閒話，不一會晚膳有了，周氏同鳳姑已從裡面出來，遂就房間內一同用膳。周氏道：「裡面有一個後生女人，生得甚好，也會做人，卻不是尼僧。」許通判道：「既不是尼僧，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周氏道：「我也問過，他說是帶發修行的。」鳳姑道：「母親問他年紀，他說五十多歲，臉還粉嫩，絕標緻的。」許通判道：「怪不得前頭店裡人說他是有道行的。」周氏道：「我看他不似尋常女人的樣子。」許通判道：「他曾穿耳裹腳？」鳳姑笑道：「爹爹錯會意了，母親說那師父行動居止來得異樣，那裝束打扮也同我們相仿。」許通判笑道：「真個我錯會意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膳已用完，各人收拾鋪陳睡下，那做官的又到妻舅房中看了一遍，才回來閉門就寢，他另在一鋪，路遠辛苦，倒下就睡著了。周氏和鳳姑慢慢的收拾安寢，暫且放過一邊。

再說這個尼庵的處所，離龍家鎮尚有四五十里，此處正是那雄狐出入之所。適才鳳姑的轎子歇在草屋邊的時候，早被雄狐瞧見，一等人靜就來魘魅。

其時鳳姑雖也辛苦，尚在將睡未睡之時，忽覺一陣騷氣撲上臉來，正要側入裡床，才欲轉側，即有一物魘住胸口，十分氣悶，又覺用手來解他的小衣，心上卻也明白，急急用手阻擋，那知再抬不起，已被他退去小衣，漸有一物直抵其私處，十分著急，盡力叫喊，只能出聲，繼而漸漸昏迷，竟不知所之了。

一宿已過，雞聲初唱，驢夫們催起身，眾人燒水備點心，一面收拾行李，將次完了，才來上房，請做官的起來。周氏聽見，亦即穿衣起身，忽然不見了鳳姑，房內即時喧嚷，婦女們接二連三的來請，許通判急急走進房來，周氏忙道：「鳳姑不知何處去了？」許通判道：「胡說，同住一房，那會不見？」大家都道：「現在沒有在鋪上。」許通判忙持燈燭，往鋪上一照，只剩下了衣褲，並不見個人影，不覺大驚失色，究不知是何緣故，遂叫妻舅家人們找尋，毫無影響，急得周氏叫苦起來。驢夫們聽說，也各稱奇。早驚動了老尼，開門出來，問了詳細，也代他們各處尋找。那許通判便也兩淚交流，呆坐不動，周氏就大哭起來。

其時天已發亮，忽見老尼急忙趕出來，拉著周氏道：「夫人快來！」周氏覺得有些蹊蹺，急住了哭，隨著老尼趨入後殿。老尼一邊走一邊告訴道：「不知你們小姐，怎麼赤條條的睡在後邊菜園裡牆腳下。」周氏聽得心慌，急急令老尼領著，七折八曲的走出廚房，才到菜園，果見鳳姑還倒在牆下。丫頭僕婦也隨同進來，一齊上前，將他抱到廚房內一個空板床上，周氏趕近身來，周圍細看，幸無傷損，惟私處有些紅腫，還有血水流，人似昏迷一般，口角邊白涎糊住。按其胸口，倒還溫熱，忙令丫頭取了衫褲，替他穿上。許判也進來看視，竟不知是何緣故，各人呆看。老尼便叫婦女們取滾湯來灌救，又去請那老師父出來，許通判只得避出去了。周氏急將鳳姑夜來之事一一說知，那老師父也不言語，走到鳳姑睡的板床前，看了一看，向臉上噴一口氣，遂令老尼引至鳳姑昨晚所臥之處巡視了一回。忽聞鳳姑醒了過來，倒在周氏懷裡，號啕大哭，意欲尋死。這老師父令周氏私下問明昨所遇緣由告知，周氏急忙阻住鳳姑哭泣，問了情由，托老尼轉告老師父。

去不多時，只見那老師父從房內走將出來，怒容滿面，大聲的說道：「我在這裡，這逆畜還敢如此胡為，斷斷不能饒恕！」遂走出園裡，用手向腰間摸出一個鑲亮的似金非金、似銀非銀的彈丸來，往空一擲，只見同閃電樣的一道白光，往南飛去了。又在四下裡望了一望，復又高聲道：「這等可惡！」又向腰間取出一個彈丸，照前擲去，不多一回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空中落了一件東西下來，又將手往空中一招，兩道白光飛入手中，仍是兩個彈丸，藏在腰邊，遂進房去了。

眾人都出園子裡，看那空中掉下來那個東西，是毛烏烏、血淋淋的一個首級，也不是狗，又不像豬，大家在那裡亂猜。周氏領了鳳姑，到老師父房內拜謝與他報仇的恩意。那老師父也甚遜謝，又付了兩個藥丸與鳳姑，道：「這是辟邪丸，分作四次服下，身子就好了。」周氏問老師父道：「所斬的究竟是什麼妖怪？」那老師父回，說不過是個狐精。